

世界文學全集 97

華爾騰

——湖濱散記

梭羅 著 孟祥森 譯





世界文學全集

革平騰

梭 羅 著
孟祥森 譯

—— 遠景精選版 ——

R97

華爾騰—湖濱散記

世界文學全集 R ⑨7

著者	梭	羅
譯者	孟祥	森
發行人	沈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7 5 2 — 5 5 9 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所	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28巷1弄3號	
定價	新台幣120元	港幣20元
初版	中華民國71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譯者註言

一、本書根據W.W. Norton & Company 一九六六年評註版和遠東圖書公司印行的英文版「華爾騰」註解本譯成；並參考今日世界出版社吳明實的中譯本。

二、此書某些雕琢的句子，往往令人爲之氣結；而吳明實的譯本，其不負責任的態度令人費解。不過花草蟲魚之名，本譯倒照抄了不少，謹此致謝。

三、譯完這本書使我有不少憤慨：作者們，請你們不要自我陶醉的玩弄句子，沒有幾個人會欣賞的，而且，讀者要的，不是這個；否則，免不了讓人以爲你們在「寫作的智慧」上缺一竅兩竅的。

四、梭羅確實是有「生活智慧」的人，譯者受惠良多，特此申謝。

五、所有註腳（除一則外）均非出自梭羅。本譯註腳大部份援用遠東圖書公司英文版，其次爲Norton版，少數爲譯者所加。

我並不打算寫一首謳歌沮喪的頌詞，却要像黎明的公鷄站在鷄棚上引頸長鳴，冀圖喚醒我的隣人



經濟

當我寫這些文章——或說，其中大部份——的時候，我獨自住在森林裏，跟任何隣居都在一哩以上；我住在麻薩諸塞州康考特鎮的華爾騰池畔，房子是我自己造的，生活只靠我的雙手維持。我在那裏住了兩年零兩個月。目前，我又在文明社會裏旅居了。

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同鎮鄉親對我的生活方式提出種種非常特別的詢問，我是不至於把個人的事強求讀者留意的。有的人會認為這樣的詢問對我沒禮貌，但在我看來，却沒有任何沒禮貌之處，而且從當時的情況看來，是非常自然，非常得當的。有的人問我吃什麼；有的人問我覺得寂寞不寂寞；有的人問我害不害怕；等等。還有一些人想知道我把收入的幾分之幾用在慈善事業上；還有那有一大家人口的人問我資助了幾個貧苦兒童。因此，如果我在這本書裏着手回答幾個這樣的問題，我得求對我没有特別興趣的讀者原諒。在大部份書中，「我」——也就是第一人稱——往往省略；在這本書裏却予保留；就以是否常談自己的事而言，這是本書跟很多著作主要的不同之點。我們通常都忘了，書中說話的，畢竟都是第一人稱。如果還有什麼人我對他像我對自己那麼清楚，我就不會說自己說得那麼多。不幸的是我由於經驗的狹窄，只得把自己拘限於這個主題。再者，就我這方面來說，我要求每個作者，或早或晚，都要對他自己本人的生活作一番單純而誠實的記載，而不只是寫一寫他所聽到的別人的生活故事。我要他的記載像從遠處寄給親人的那

樣；因爲，如果他過得誠實，在我看來，他必然住在遠處。或許，我寫的這些東西特別是要給窮學生看的。至於其他的讀者，他們會接受適於他們的份。我相信，穿衣服的時候，我們不會去硬撐衣縫，因爲，如果合身，那衣服是對他有好處的。

我很願意說一點關於你——也就是看這本書的人——的事，而不是關於中國人或三明治島人①的事，因爲看這本書的你，說來是新英格蘭的居民；說一說你的生活情況，尤其是你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鎮裏的外在情況或環境；說一說它是什麼樣子，是不是必需像它現在那麼壞，是不是可以改善。在康考特，我去了許多地方；而每一個地方的人，在店舖裏，在辦公室裏，在田裏，都讓我覺得是在用上千上百出奇的方式做着贖罪的苦行。我曾聽說婆羅門②實行種種苦行；譬如說，坐在四面火焰之間，眼睛直看太陽；或懸空倒吊在火焰上方；或扭頭看天，「一直到脖子再也轉不回來，以致除了液體的東西之外，什麼都不能下嚥」；或者，終身鎖在樹根上；或者，像毛蟲一樣，用身子爬行，丈量整個大帝國的寬度；或者，一隻腳站在柱頭上——然而，即使是這些有意識的苦行，若跟我日日看到的景象相比，也不會更爲驚人，更爲令人難信。海格力斯③的十二件難行之事跟我的鄰人們所做的相比變得微不足道；因爲它們只有十二件，而且有個終了；但是我却從沒有看過我的鄰人殺過或抓過任何怪物，或結束任何辛勞之事。他們沒有艾歐拉斯

① 十九世紀中葉對夏威夷島民的稱呼。

② 印度的最高種姓。

③ Hercules 宙斯之子，在古典希臘神話中，以力大著稱；曾完成似乎不可能的十二種難事。

①幫他們用燒紅的鐵灼斷九頭蛇的頭根，而只能讓它一個頭掉下去之後，立即冒出兩個來。

我看到年輕的同鄉，他們的不幸在於繼承了農場、房屋、倉房、家具和農耕用具；因為這些東西得來容易，擺脫却困難。他們如果生在露天的草地上，被野狼乳養倒好，這樣他們可以用清明的眼睛看看他們被叫去操勞的究竟是什麼田地。是誰讓他們做了土地的奴隸呢？為什麼，當一個人明明注定只吃一撮土就夠了的時候，却要去吃他們的六十英畝呢？為什麼當他們剛一生下來，就忙着給自己掘墳呢？他們不得不過俗常的生活，推着這一大堆東西走，盡可能走得好些。我曾見過多少可憐的靈魂在這重擔下幾乎壓碎了、窒息了，在生之路上爬行，在他們面前推着七十五呎長四十呎寬的倉庫；他們永遠沒有清掃過的，奧金②廐房，他們一百英畝的田，耕地，割草，還有草地和小樹林！至於對遺產沒有份兒的人，沒有這些不必要的累贅而奮鬥的人，只爲了降服和培育他那區區的幾立方呎的肉軀，已經够操勞了。

但人是在錯誤的情況之下操勞的。人比較好的部份不久就變成堆肥耕到泥土裏去了。由於一種看起來像命運似的東西——也就是通常所謂的需求——他們就像一本老書③中所說的，把自己焦。

①Iolas 海格力斯的僕人，當海格力斯把九頭蛇的頭一個個砍斷的時候，他幫着用燒紅的鐵把頭根燒焦。

②Augean stables 養了千萬家畜，但很多年廐房都沒有清掃過。海格力斯的苦工之一是一日之間把它清掃乾淨。

③指 the Bible。

用在儲存財物的努力上，而那財物是蛾子會吃的，鏽會爛的，小偷會偷的。那是一種愚蠢的生活——這個事實，如果他們沒有及早發現，到一生末了，也終必會發現的。據說杜卡里昂和皮拉^①是將石頭拋到腦後來創造人的：——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拉列鏗鏘有聲的譯文一樣——

“From thence our kind hard-hearted is,
enduring pain and care,

Approving that our bodies of a stony natur are.”

〔自此以後，我族便心腸堅硬，

忍憂忍痛，

把石頭之身誇稱。〕

就是這樣向錯誤的神諭做盲目的服從，把石頭拋過腦後，連它們落在何處也看不到。

即使在這個比較自由的國家裏，大部份人，僅僅由於無知與錯誤，也仍舊是這般的被造作出來的顧慮與多餘的操勞弄得心困體乏，以致於無法攀摘生活中比較美好的果實。他們的手指，由

① 宙斯用洪水滅世之後僅餘的二人。以下的拉丁句引自 *Ovid's Metamorphoses*；英譯文則係取自

Sir Walter Raleigh's History of the World.

於過分的勞動，已經太拙笨了，抖得太厲害了。真正人格的內外一致性，需有閒暇才能滋養得出來，但勞動的人日日都沒有這種閒暇；他付不起那維持人與人最人性的關係的代價，因為若維持這種關係，他的勞力在市場上就要貶值。除了做一個機器外，他沒有時間做任何別的東西。那隨時在應用自己知識的人，如何能夠清楚記得自己的無知呢？——而他的成長却又需要他有這種認識。在我們論斷他之前，有時我們可以先無代價的給他吃，給他穿，用我們的興奮劑來恢復他的生機。我們天性中最巧妙的資質就像水果上的一層粉霞，只有至為細心的對待才能保存下來。然而，我們並不這樣對待自己，也不彼此這樣對待。

我們都知道，你們之中有些人是貧窮的，難以維生，有時候，可以說，似乎難以呼吸。我不懷疑，看這本書的人裏，有一些無法付吃飯的錢，或舊得如此之快，甚至已經破爛不堪了的外套和鞋子的錢，而之所以能夠看到這一頁，是借了、偷了或搶了債主的時間才辦到了的。非常明顯的，你們之中有許多人都過着非常貧賤的、非常見不得人的生活，因為我的眼光已經被經驗磨利了；總是在捉襟見肘的狀況，總是想謀個差事，總是想還清債務——這古老的泥坑；拉丁文管它叫 *res alienum*，別人的銅，因為他們那時候的錢，有些是用銅做的。你們仍舊活着，却已經要死了，被別人的銅埋葬；永遠都答應着要還，答應着要還，明天，而今天呢，却已經奄奄一息。財產不足抵債；想巴結，想多拉一些顧客，只要不坐牢，什麼方法都用盡了；扯謊，奉承，發誓，把自己卑卑屈屈的約束在一個客客氣氣的胡桃核裏，或者把自己膨脹成又薄又輕的很好相處的

樣子，以便說服你的隣人，讓你爲他做鞋，或做帽子，或做外套，或做車，或爲他進口雜貨；你塞點東西在舊抽屜裏，或灰泥牆的襪子裏，或者，更安全一些，在磚堆的裏面；不論是哪裏吧，也不論是多少；爲了儲存一些東西以備有生病的一天，反而把自己，弄出病來了。

有時候我會奇怪，爲什麼我們竟能够——我幾乎要說——如此膚淺，會採用如此低等又有些屬於蠻夷之邦的奴役方式，這就是所謂的黑奴制度；不論南方還是北方，都有爲數不少的精明主子。由南方人做監工，苦不堪言，由北方人做監工，更苦；但最糟的則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奴隸監工。還說人的神性！看看馬路上那趕車的人，日以繼夜的向市場趕路；他心裏還有什麼神性在騷動嗎？他至高的義務是餵餵馬，給他的馬喝喝水！跟運輸的利潤比起來，他的人生目的算得了什麼？他不是爲地主「錢騷動」①先生趕車嗎？他又有什麼像神的地方？有什麼不朽的地方？看他如何的畏縮，如何的鬼祟，看看他整天是在多麼擔驚受怕；他不是不朽的，也不是神聖的，而是他自己的意見的奴隸與囚犯，這是他自己的行爲得來的美譽。跟我們自己私有的意見相比，公衆的意見只是個軟弱的暴君。人自己對自己的想法，那才是決定他命運的東西——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指示他命運的東西。即使在西印度羣島，人若想把自己從幻想中解放出來，恐怕也是魏伯弗斯②所無能爲力的。再想想本地的婦女們，一直到生命的盡頭，還在孜孜不倦的織靠墊，

① Make-a-stir 造成騷動；此處爲擬人化，故譯爲人名。

② 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英格蘭反奴隸制度的領導人。在國會中爲廢除英屬西印度羣島的奴隸制度力戰。他去世後一個月，「奴隸解放法案」獲得通過，此實有賴於他的努力。

而對她們的命運不表現任何關懷！就好像你可以消磨時間而不致於傷害到永恆似的。

大部份人過着靜靜的絕望的生活。所謂聽天由命，實不過是確定了的絕望。從絕望的城市，你走進絕望的鄉村，而你只有將自己跟水貂和麝鼠^①的勇氣相比，聊以自慰。即使是人類所謂的玩樂中也掩藏着典型的、但無意識的絕望。在人類的玩樂中沒有遊戲的成分，因為遊戲是在工作之後而來的。但要想不做絕望的事，需有智慧始可。

當我們考慮到——用教義問答上的說法——什麼是人的主要目的，什麼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時，我們會發現，人好像有意的去選擇俗常的生活形態，因為他們喜歡這種形態。然而，他們自己却老老實實的認為他們別無選擇。然而，靈敏而健康的人却清楚記得太陽的升起。拋棄自己的偏見永不太遲。想法與做法，無論是多麼源遠流長，凡未經證明的都不可信。今天許多人呼應或默許的東西，明天可能變成了假的，變成了過眼煙雲，而有些人還會以為它會降幾滴雨滋潤他們的田畝呢。前人說你不可做的，你試了，却發現可以做。以前的事以前的人做，現在的事現在的人做。以前的人，或許，連找燃料讓火燒下去都不知道；現在的人却懂得把一少點點乾木頭放在鍋爐下^②，就會用鳥的速度圍着地球轉，像老話所說的，快得叫老人死掉。要想做年輕人的訓誨師，年齡並不是什麼好條件，因為人隨年齡而失的，勝過隨年齡而得的。我們幾乎會懷疑，那最聰明的人究竟有沒有因為生活而學到任何有絕對價值的東西。老人並沒有什麼忠告可以給年輕人

① 都是膽子小的動物。

② 指蒸汽機。

的，因為他們自己的經驗是那麼片面，而他們的生活，又由於私人的原因，是如此可憐的失敗；可能他們還有一些信念，和他們的實際經歷不符合，而他們現在只是比以前更不年輕了而已。我在這個地球上已經活了三十年，而我還沒有聽到年長的人一句有價值的、甚至衷心的勸告。他們什麼也沒有告訴過我，而或許，他們可能根本不能告訴我什麼。生活就在這裏，大部份還是我未曾試過的試驗；你可以說，他們已經試驗過了；但他們試驗過，並不能對我有任何益處。如果有任何經驗是我認為有價值的，則我可以確定，那也是我的孟托爾斯^①提都沒有提過的。

有一個農夫對我說，「你不能只靠植物維生，它不能供給你造骨頭的材料；」因此他虔誠的每天花了一部份時間供給自己身體造骨頭的東西；而他一邊說一邊跟在他的牛後面，他的牛呢，却全身都是植物造的筋骨，還拖着跟他笨重的犁，通過種種障礙。有些東西，在最無助和生病的人是必需品，在別人來說則僅是奢侈，又在另一些人來說，則根本是連知也不知道的。

對某些人來說，整個人類生活的場所似乎是被他們先人踏遍了的，不論高山深谷；而一切事物都是被先人想過了。照伊夫林^②的說法，「智慧的所羅門為每一棵樹與樹之間的距離訂下了長度；而羅馬的執政官們則決定了你多久可以到隣人的田裏撿落地的橡實，而不算越界，又多少份該歸給那隣人。」希波克拉底斯^③甚至留下了指示，告訴我們指甲怎麼剪；就是說，平齊手指

① Mentors 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奧德賽的兒子 Telemachus 的保護人；寓指任何聰慧的教師。

② John Evelyn, 1620-1706 英國農業作家，引句出自 *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Trees*。

③ Hippocrates 古希臘醫生（約活躍於西元前三百年左右），常被稱做「醫學之父」。

頭，不可長，不可短。無疑，那被人認爲已經耗盡了生活的變化與樂趣的單調與無聊，是自從亞當時代就存在的。但人的能力却也是從沒有測量過的；而且我們也不能由過去已經做的事判斷他將可做的事，因爲經過試驗的還少之又少。不論到此爲止你經歷過如何的失敗，「不要苦惱，我的孩子，因爲你尚未做的事誰去限定你呢？」①

我們可以用一千種簡單的試驗來試驗我們的生活；譬如使我的豆子成熟的那個太陽，也同樣照耀着像我們的地球一樣的一系列的星球。那時如果我記得這一點，會讓我少犯一些錯誤。我鋤豆田時並沒有這樣的領會。而天空的衆星，又是多少多麼奇妙的三角座的頂點！在宇宙中，有多麼遙遠的，多麼不同的生物在同一時刻沉思着同一個星辰！自然界與人生就像我們的體質一樣有各種樣相的。誰能說生活會給某人什麼前程？還有什麼事比我們透視彼此的眼睛——哪怕只一瞬——更大的奇蹟？我們應當在一個鐘頭之內歷盡一切時代；對的，歷盡一切世界的一切時代。這真是歷史，詩，神話！在對他人的經驗的閱覽中，我不知道有哪一種比這更驚人，更豐富的了。

我的隣人們所稱之爲好的東西，大部份我在靈魂裏認爲是壞的，而如果我有任何懊悔的話，那很可能是懊悔我的好言行。是什麼魔鬼附着了我，使我做得那麼循規蹈矩？老先生，你能講多智慧的話就儘管講吧，你這已經活了七十年的人——而這總也算得上是一種榮譽——可是我却從我的裏面聽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聲音，叫我遠離你智慧的言詞。每一代都把它前一代的成就拋棄，

①引自 *The Vishnu Purana*, translated by H.H. Wilson (London, 1840, p.87.)

像擱淺的船。

我認爲我們可以安安全全的對更多的事物做信託。當我們誠誠實實的關懷別的事情的時候，相對的就可以多放棄一些對自己的關懷。大自然適應我們的弱點，也適應我們的優點。有些人不斷的憂慮與緊張，實可以說是不治之疾。我們天生就易於誇張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們沒有做的又有多少！或者，如果我們病了又怎麼辦呢？我們是何等的在提心吊膽！只要我們可以不靠信心而生活，就決不靠信心；整天我們都在警惕着，夜裏則不情願的做了禱告，把自己交給未定數。我們是這樣澈底、這樣認真的過着被迫的生活，而且尊重它，否認改變的可能性。我們說，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實生活方式是無窮的，正像從一個圓心可以畫無窮的半徑。一切改變都可說是奇蹟，值得沉思默想；那是每一瞬都在發生的奇蹟。孔夫子^①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既有過一個人把他想像的東西化滅，化爲他可以理解的事實，我便可以預期一切人最後終將把生活建立在這種落實的基礎上。

讓我們用一點時間思考思考，我前面提到的困難與憂慮大部份究竟都是些什麼，我們又有多少必要爲之憂慮，或爲之擔心。如果能够了解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是什麼，又可以用什麼方法來得到它們，則過一過原始的，偏遠地區式的生活——儘管是在外表的文明社會裏——也是值得的；否則看看雜貨店的流水賬，看看每天顧客最常買、最常存的東西，也可以了解最基本的用品了。時代儘管在改變，人的基本生存法則却極少受到影響；這或許正像我們的骨骼跟我們的祖先沒

① 孔子是梭羅喜歡的哲學家之一。

有多大差別一樣吧。

「生活必需」這幾個字，我指的是人用他自己的努力所獲取的東西中，從最早，或由於長期的採用，已經對人的生活如此重要，以致於，不論是由於野蠻，或貧窮，或哲學，很少有人——設若有的話——曾經試圖不用它們而活下去的。對很多動物而言，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生活的必需只有一種：食物。大草原上的野牛只要有幾吋地可口的草，加上可飲的水，就已足夠；除非牠還要在森林裏或山陰裏找遮蔽處。野生動物除了食物與遮蔽處之外，便沒有其他的必需品。人的生活必需品，在此地的氣候下，精確的說，可以分列為四項：食物，遮蔽處，衣服和燃料：因為除非我們得到了這幾種東西，我們便沒有自由面對生活的真正難題，也沒有成功的希望。人不僅發明了房子，也發明了衣服和烹飪；可能由於偶然的機會發現了火的溫暖，隨之便對它加以應用——一開始當做奢侈品，到現在坐在火邊，則變成了必需。我們觀察到貓狗也日漸獲得了這種第二天性。由於適當的遮蔽處和衣服，我們便適當的保存了我們內在的熱；但這些東西，或說是燃料，如果過多，外在的熱就超過內在的熱，這時候，我們不是可以說已經開始烹飪了嗎？自然學家達爾文^①說過火焰地^②居民的事；當達爾文這一批人穿得厚厚的，坐在火邊而並不覺太熱的時候，那些裸體的野人坐在遠遠的地方，「汗流成河，受不住這樣的炙烤，」讓他大為吃驚。我們也聽說，新荷蘭人^③光着身子到處走動而無虞，歐洲人則裹在衣服裏發抖。難道我們不能把野

①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英國博物學家，發展進化論。

② Tierra del Fuego 南美洲尖端的一個島。